



餘冬序錄則涂卷之二十六

外篇第一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 卞方編輯

司馬史記載孟子受業于思之門人而後來著述家直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注史記者遂以人為衍字謹考諸家書傳孔子生曾襄公二十一年或曰二十二年襄二十二年為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論者謂是年為是敬王四十四年孔子卒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子思之母死孔子令其哭於廟子思違事孔子所與孔子問答語為多孔子之卒子思寔喪主四方士來觀禮焉子思生年今不得知可知者孔子卒之

年子思則既長矣孟子以顯王二十三年乙酉至魏慎  
親王二年壬寅去魏適齊顯王元年丁未去齊其言論  
及張儀當是五年辛亥後事自敬王壬戌至赧王辛亥  
百七十年辛亥去伯魚之卒百七十有四年以百八九  
十二百午間所生人物而謂其前後相待共處函丈傳  
道受業何子思孟子之以壽考高至是也子思孟子之  
壽考或謂亦有可言者安王二十五年甲辰子思言苟  
變於衛是時子思無心也孟子魏惠王時已稱叟較其  
生近安王即位時謂子思子親受業於子思矣不可之有  
乎曰安王甲辰伯魚卒百有七年孔子卒百有三年子  
思乃尚存耶孟子之也其母三遷而後知學其母爲

之斷織其娶也見其妻踞而欲出之其時吾不知其年  
而知其未從子思學也過此子思而尚存邪安王時子  
思而存亦決無居衛理或曰子思居衛見孟子書可弗  
信乎以春秋之子思居衛必曰是衛皆敬昭公時也昭公  
時衛屬于晉歸趙魏氏賢者已自難安其國懷豐慎類  
皆藏君藏衛非父母國也子思心慮復面其人而爲之謀  
而不去耶威烈王十六年辛未魯穆公立孟子曰繆公  
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支士何如子思不悅又  
曰繆公之於子思亟問亟饋曰子思不悅又曰繆公  
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繆公之壽禮子思知  
此子思之自尊如此子思是時年登期頤於父母國有

賢君馬公儀休爲相泄柳申詳爲臣而子思願不充焉  
而適亂國與逆賊語耶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  
蓋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孟子曰子思臣也微  
也必子思少壯從仕時事子思言苟變於衛果有是必  
在悼敬昭公時而記之者誤耳孟子之年今不得知若  
生近安王即位時顯三乙酉年當六十餘極數不疑蘇  
王丁未距乙酉又二十三年孟子年近九十矣七篇之  
書或謂孟子所如不合退而與世萬章之徒爲之或謂孟  
子既沒其徒相與記其所言焉百十孟子書云由堯舜至  
于湯由湯至文王文王至孔子此日五百有餘歲由孔子  
而來至于今百有餘歲似亦始於梁齊時所言者其云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似在去齊後時所言者然則謂  
其書作於一時而記於一時也可乎然則孰是言爲歲  
年之近久而論其人其書也又可乎晦庵先生孟子序  
說一本史記列傳而分注諸家之言以致其疑其爲通  
鑑綱目特據司馬公見成所次舊文而錄之耳吾恐後  
學於此不復更參究也有以此問者謹其能無疑哉孔  
子伯魚顏淵生卒年歲備載於諸書矣公羊傳載孔子  
生左傳載孔子卒家語載孔子年歲史記載孔子生後  
公羊傳一年而年歲與家語合若公羊穀梁二傳所載  
孔子不生於庚戌也家語載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伯魚  
年五十卒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顏淵之卒

先伯魚五年而論語載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槨  
孔子有鯉也死有棺而無槨之答何也子思孟子生卒  
一無所徵子載記而吾欲以其不必然之壽考而計之  
若之何其無疑哉聖賢授受斯道之所在是故吾欲參究  
其事而緣朱子序說之意重致其疑庶幾將來有是正  
者高氏子思已長矣然孔子家語後及孔子門答語則孔子  
言子思年止六十二孟子於哀公十六年魯公時因常師  
之是為的矣按孔子沒於哀公十六年魯公時因常師  
卒又悼之沒七十一年矣當是時二十思猶未生則答問之  
事安得有之邪此又出於後人集之言何其無所據  
若此好古之癖每有說乎異快篇及觀其辭等真事  
則往矣謬而向異鳴呼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  
大義乖謬簡於一時而增疑於來世也故為學者若舍  
六經何馬

○史記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誠其嗣懿  
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  
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祿吾聞聖人  
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  
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之與魯人南宮敬叔往  
學禮焉按左傳昭七年公至自杞孟僖子病不能相禮  
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是時孔子年十七僖子之講  
學能禮者之從之無與孔子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  
為言云云今史記作誠其嗣懿子之言則在公至自杞  
後十又七年之言傳以其臨終之言載是年者終言之  
爾春秋昭二十四年書春王二月丙戌仲孫閱卒其召

其大夫爲言之時也孔子年三十有四矣子長乃通作  
丙寅年事而爲年少好禮以求合年十七之說誤矣

○家語載弗父何爲潁公熙子何當嗣而讓其弟厲公  
焉何生來父周周生世父勝世爲宋卿按史記潁公名  
共煬公名熙云潁公共卒弟煬公熙立潁公子鮒祀弒  
煬公自立曰我當立是爲厲公而不載弗父何爲何人  
之子及其所讓之實若何爲熙子則鮒祀乃不共戴天  
之人胡讓之云乎若爲共子當嗣則熙之立不言何讓  
而鮒祀之弒熙而自立又曰我當立何也何之後世爲  
宋卿若其與鮒祀有父仇何決無卿理而鮒祀亦決無  
使得在位理然則何必共之適也當嗣矣熙立而鮒祀

弒之豈不猶曷公子光事乎而何讓之豈不猶季子事  
乎而紀載失其詳耳

○祖庭廣記先聖生有異質九四十九表反首注面月

角日準河目海口龍額斗唇昌顏均順輔喉駢齒龍形

龜脊虎掌胼脇脩肱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

腴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海腹修上趨下末僂後耳面如

蒙俱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

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

弁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

九尺六寸腰大十圍春按先聖四十九表來於莫弘之

所談姑布子卿之所稱光葉弟子之所識與荀卿司馬

遷董之所述者蓋云備矣然締書曾載胸應矩舌理七重及鈞文在手等處又弗及焉是足以盡聖人之儀觀歟漢文翁圖先聖遺像今不獲見而天下學宮石刻唐吳道玄筆鬚髯甚盛質諸前所云蓋未嘗及鬚髯也遺像其可徵歟

○吳道玄畫先聖遺像石刻者春嘗見于河南開封及諸府學而今獲拜瞻於湏上以較他凡墨本六抵相同豈皆摹自驛梁者歟傳稱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事舉甚悉特未及舌與髮鬚耳舌內藏不得為表締書乃云仲尼舌理七重餘如鈞文在手及胸應矩等處既之四十九表言亦多異亦不記及鬚髯也今世傳遺

像頰頰間鬚髯甚盛聖人儀觀果誠有之紀記不應獨遺於戲覆載之德照臨之容雖親炙高第善言之士弗能盡而况繪史意且依稀鬚髯千歲而下類非當時目擊之所擬乎吾儒欲識聖人卒求之聖人之書深體力察而有以得其心焉則所謂四十九表之在遺像者夢寐可觀印證茲圖庶乎其不差矣

○春既跋聖像嘗以榻本寄故友黃鞏伯固伯固復書云承聖像見示疑鬚髯事偶于元儒黃四如先生所為記孔聖遺像惟宗廟小影為真聖肖亦云先君生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後世偶塑轉異美鬚長髯未審何據太史公所謂鈞之木賂容貌者也得此錄

上卷備一說蓋四如乃生族祖今家集猶存春因記孔  
叢子子思告齊君實有吾先君生無須眉之說取而闕  
之信如四如之所折者蓋其道玄傳寫既誤後世誤為  
偶塑遂弗加攷正爾今闕里有行教圖是小影他如僂  
几乘輅及司寇等像亦畫鬚鬢始亦踵世本傳誤之故  
無所謂宗廟小影也

○韓非呂氏書並言孔子之力能招國門之闕而不以  
力聞夫驥不稱其力稱其德孔子之不以力聞固也若  
云招國門之闕則必嘗有所試然後有此事孔子之力  
其肯有所試而有此事哉按左傳晉伐偏陽諸侯之士  
門焉縣門發聊人紇扶之以出門者然則此事左氏所

傳蓋孔子之父而後人誤以為孔子者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顏回魯公孫龍顏有年名及  
受業聞見于書傳三十五人而公伯寮子周與焉其無  
年不見書傳冉季至公西成四十二人共七十七人蓋  
孔子所謂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是也  
小司馬謂家語數同今按家語止得七十五人中間姓  
名亦復差異史記顏何字冉索隱引家語字稱以證之  
則其時必有據而今本無之蘇氏古史并仁山金氏謂  
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是就今本言之耳索隱又云文  
公圖有蘧伯玉朴叔申張申堂今石室圖七十一人亦  
無所謂張與堂也春任職方郎中時會正德改元曾奏



為釐正祀典事內一件一考孔廟弟子配享隋以前惟  
顏子一人東漢時雖嘗祀七十二弟子不出闕里唐開  
元中追贈十哲及七十二賢號天下自是始並從祀按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七十有七八司馬貞素隱曰家語  
亦有七十七人史記有公伯寮秦冉鄒單家語不載而  
別有琴牢陳亢懸豐當此三人之數然今世傳家語上  
得七十五人史記所有鄭國申黨顏何家語不載而載  
薛邦申績又史記之所無者唐開元贈典自史記七十  
七人外又有蘧瑗林放陳亢申枻琴牢琴張六人宋祥  
符大觀申加封從祀除去琴牢餘並因之懸豐今家語  
作懸亶字子象禮記檀弓篇縣子疑即其人而祀典今

不及焉家語薛邦字子徒申績字子周與史記載數  
申黨同字此則邦即國也績即黨也與琴牢琴張自是  
一人而傳者之訛耳論語釋文申枻鄭康成云蓋孔子  
弟子申績史記云申黨字周家語云申績字周今史記  
以黨為黨以績為績其為訛寫無疑後漢王政云有美  
羊之黨無申黨之欲是以枻為黨也史記索隱謂文翁  
圖有申枻今圖有黨無枻是以黨為枻也唐宋加封申  
黨申枻俱列從祀一人而為二人薛邦之為鄭國姓氏  
猶頗相遠二申猶二矣也下祀薛邦而二申復並祀焉  
不已瀆乎國之大事在祀孔廟從祀祀事之大者又况  
其親炙之人而可瀆之欲乞今日補贈懸亶爵號列諸

從祀而別除所重祀者著于令式以改正數百年之缺  
繆若公伯寮乃季氏之黨非孔子弟子遽伯玉孔子之  
所嚴事不當在弟子之列宋儒學辯其誤謂不當祀而重  
祀之失則不容一日而不正若弟子姓氏之可信莫可  
信於家語執家語以定封祀豈復有前失哉事下禮部  
因別條與禮重六俱未議覆我輩尚當有為斟酌考究  
而繼陳者其事必有時而遂也

○閔子少孔子十五歲孟嘗君生戰國末世韓詩外傳  
有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之事此等文字全不顧時代年  
歲始近莊周寓言之繆悠矣魏文侯以下子夏田子方  
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通鑑惟諸家書所記而條

者三人不必正同時也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  
時子夏年二十八又七十七年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魏始為侯子夏時已百五歲洪景廬亦疑其不然春以  
為此則有可解者斯以威烈元年嗣為大夫其行事見  
書傳往往用後來稱號如立幽王子止滅少梁使其子  
擊圍繁龐使樂羊伐中山其子擊守中山皆稱文侯所  
謂文侯以子夏為師乃是其為大夫時不必混其為侯  
之時而疑子夏之年也

○蘇子瞻堂病太史公言宰我與田常作亂惠其族使  
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天下通祀者豈一叛臣其間以為  
千載不蠲之憾而引李斯諫二世書有田常布惠施德

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之言以明其不叛真一快也然  
不如司馬貞所辯爲長史記家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  
常作亂之文而有闕止以爭寵爲陳恒所殺止字予我  
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貞此言足以蠲千載之惑矣  
殺公豈未之見抑有所不然歟按左氏傳齊簡公之在  
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  
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陳  
氏如公宮予我屬從攻圍與大門不勝而出陳氏追之  
殺諸郭闕而執公於舒州公曰吾早從鞅言不及此此  
其事也呂氏春秋諸御鞅諫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  
二臣者其相憎願君之去一人也簡公曰非而所能識

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即簡公於廟簡公太  
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致此患也淮南記與呂氏同此  
是觀之宰予即闕止明矣太史公殆承呂氏之誤耳劉  
向說苑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  
子令於卒中白不見旌節母起鷓夷子皮聞之告田成  
子曰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所謂鷓夷  
子皮乃范蠡躡蠡往越是時越方困於吳蠡何由至齊  
越城吳蠡始號鷓夷子皮去之止於陶朱則後簡公之  
弑久矣此事因止陶事爲此辭允謬誤無據  
○益子師子思嘗問牧民之道其語司馬公通鑑系錄  
焉而朱子綱目仍之此非孟子受親業於子思之一證

歟朱子嘗云孔叢子等書多是後人撰說皆應其書也今  
茲所取爲其言近理耳

○子思居衛緼袍無裏曰子方使人遺之狐白之裘子  
思不受田子方魏文侯時人魏文侯與魯穆公同時子  
方嘗見禮遇於魏未嘗至衛也子思時在魯孟子稱魯  
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何至居衛衛人  
不能養至極貧而猶不歸父母之國以守防山之立  
墓非人情也狐白之裘以孟嘗君之富不能更具而子  
方得而遺之乎爲是說者特欲以著聖賢守身之常節  
耳

○公穀傳於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紀孔子生而史記

以編二十二年按孔子之卒左傳及史記皆在哀公十  
六年之四月從公穀則孔子壽七十三從史則短一年  
家語終紀解謂孔子終時年七十二矣諸家未有要其  
年數者司馬遷蓋即左氏書卒之年而推之謂生襄二  
十二年而合於家語所記爲年七十二而後之作譜系  
作年表及編年紀事等書者又以己酉爲定何也索隱  
云史記以周正十一月爲明年故誤也似爲善辭然春  
秋正月乃周正也三代之時皆用寅建歲遷書亦必  
所不然易者常曆考

○列子有伊尹生於空桑語而後入遂爲宰相以實之云  
伊尹之書生於空桑上學於有莘告曰曰此水而東走無

漢明曰... 告其... 東走... 其已盡... 為水身因... 孔子母徵... 空桑之中... 覺則若... 成生孔子... 於此... 桑中其... 証如此... 空桑... 地不也... 呂氏春秋... 顯項生自... 弱水... 實處空桑... 非謂... 造... 器... 矣也

○嵩山之陽... 舊有... 啓母廟... 又... 廢... 廟前有石... 高二丈... 許而... 中... 裂... 虎... 石... 郡志... 載... 淮南子云... 啓母... 塗山氏之女... 禹... 詰... 漢... 水... 經... 謂... 塗山氏曰... 欲... 餉... 聞... 鼓... 聲... 乃... 來... 禹... 跳

石誤中... 敲... 塗山... 來... 見... 禹... 方... 化... 熊... 慙... 之... 而... 去... 嵩... 高... 山下... 化... 為... 石... 禹... 曰... 歸... 我... 子... 石... 破... 而... 生... 啓... 蓋... 此... 石... 是... 何... 其... 証... 也... 近... 世... 有... 引... 書... 及... 孟... 子... 語... 為... 之... 辯... 者... 謂... 禹... 治... 水... 於... 外... 勤... 而... 久... 矣... 不... 假... 塗... 山... 之... 餉... 而... 後... 食... 而... 塗... 山... 失... 得... 隨... 其... 所... 之... 而... 餉... 之... 禹... 若... 化... 為... 異... 物... 河... 不... 避... 一... 世... 之... 人... 而... 獨... 避... 其... 所... 託... 一... 世... 之... 人... 何... 不... 見... 而... 塗... 山... 獨... 見... 之... 而... 慙... 耶... 塗... 山... 慙... 禹... 之... 化... 熊... 而... 不... 自... 慙... 於... 化... 石... 頑... 然... 以... 暴... 露... 於... 天... 地... 間... 豈... 有... 是... 理... 春... 惟... 物... 固... 有... 化... 者... 此... 物... 化... 為... 彼... 物... 或... 物... 化... 人... 人... 化... 物... 昔... 人... 所... 謂... 千... 變... 萬... 化... 未... 始... 有... 極... 自... 無... 情... 而... 之... 有... 情... 自... 有... 情... 而... 之... 無... 情... 者... 何... 足... 深... 辯... 此... 石... 則... 自... 可... 毋... 辯... 而... 知... 其... 妄... 也... 春... 秋... 傳... 舜... 殛... 鯀... 于... 羽... 山... 其... 神... 入... 于... 羽... 淵... 化... 為... 黃... 龍... 左... 氏

之誣也而淮南子乃言禹化熊事蓋好事者承訛造妄  
轉相附會而至是耳予聞登封又有所謂啓母墓者漢  
書注啓母墓在陽城即嵩山之陽今登封地然則此石  
爲啓母此墓何爲者耶

○朱子語錄砥柱銘上說禹掛冠莫顧過門不入掛冠  
是有箇文字說來今記不得是甚文字世間文字甚多  
只後漢書注內有無限事春按淮南子有曰禹之趨時  
也履遺而弗納冠掛而不顧桓寬塩鐵論亦曰禹感洪  
水身親其勞箬隨不披冠掛不顧砥柱銘掛冠句出此  
○楚成王圍許蔡穆侯將許情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  
男面縛御璧大夫衰經士輿觀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

武王克殷微子啓

是按書殷紂無道微子去之周啓

歸周在武王克殷之前何應當日而有是事啓歸周後  
決無復還殷理牧野之戰決不以身從之從人伐其宗  
國賢者不爲首從之矣又惡用此爲事或謂逢伯之言  
非無所愛之者余音心此殆非微子事而逢伯欲託諸武  
王禮命悅楚子以爲許男也爾

○傳稱伯禽康叔封見於商子商子言以橋梓之道商  
子者當時賢人也史記武王下車表商容之闕商子者  
其即容歟

○管子書管仲寢疾桓公從闕之曰仲父之疾甚矣不  
幸而不死此疾後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

教之為人何如對曰鮑叔君子也然不可為政云云是  
管仲之死先鮑叔也劉向說苑鮑叔牙死管仲舉上棺  
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臣父子也管仲曰非夫  
子所知也云云則是鮑叔先管仲而死也當考

餘冬序錄卷二十六

餘冬序錄室陬卷之二十七

外篇第二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孔子後斯道至宋儒復明而周子實首唱之先正有謂  
其得聖賢之不傳於遺經者有謂其不由師傳默契道  
體者或問晦菴周子之學是自得於心還有所傳授否  
晦菴以為亦須有所傳授濂溪乃陸說壻溫公涑水記  
聞載說事乃篤實長厚之人周有得於陸藍青水未  
可知朱亦是取魯君子意耳世俗相傳又有謂其太極  
圖說得之於潤州鶴林寺僧壽涯者誣甚矣哉  
○濂溪先生令鄰時郡守李初平聞先生論學欲讀書

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初平聽先生語二年  
平有得唐彥思記伊川先生謂占人有言曰共君一夜  
話勝讀十年書若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耶賢  
師益友化人之速有如此者今世士夫相聚未仕者不  
過論科目之進取已仕者不過及官職之差除較進取  
者非時文無所用其功量差除者非吏事無以見其最  
下此者計資財之多寡角生理之巧拙比嗜欲之勝負  
又無所不至焉其有彼善於此者口耳出入之間言語  
文字之末剪綵爲春象龍救旱抑竟何所得哉嗚呼君  
子於此所以致取於師友者不苟然矣然則世無其人  
歸而求之吾書可也

○濂溪太極一圖通書四十二章先生學之所得也先生  
令邠時郡守李初平問先生論學欲讀書先生答言老  
無及初平聽先生語二年卒有得初平既老而有得  
邠人于時感沾德化之深豈不亦有所得乎雖然彼所  
得不在讀書在則人亡則書學於今日者庸不在讀書  
乎讀書者於天下多矣讀書而有得者天下不一二也  
庸例先生之謂老無及乎師曠勸其君學曰老而好學  
如炳燭之明孔子晚喜易讀之竟編三絕曰加我數年  
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學老而益進聖人老不棄書  
也先生之謂無及謂無及於有得耳童而習之白首若  
時人未老而讀書者可恃以決有得乎六經夫子之書



也矣漢以來代豈乏窮經儒而千五百年始有先生為  
得聖賢不傳之學於遺經而始上接乎洙泗此可悟矣  
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此先生之學所以為  
不傳之學也不傳之學先生歎得之妙而著之圖書天  
下學於先生之圖書而有得者又不勝其讀者之夥也  
是圖書人庸不以為糟粕乎先生通書志學章所云願  
子之所學士之所當從事者不及亦不失於令名苟觀  
於過歧於及未容耳於不及也先生云名勝耻也德業  
未著令名能不失乎善不及則學焉有善一不善二則  
學其一勸其一不遷怒不貳過矣悉有衆善不違仁矣  
仁近無欲靜虛動直明通公溥賢而希聖聖固可學也

學者果能是乎於先生之書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  
書也書自我之所有我於書乃不為虛讀嗚呼先生之  
原有於身者云非師友不可得也人生而蒙長無師友  
則愚蒙愚而冀聖賢邈矣而身之所得由師友有之今  
之為師友者隨在懸絲能相期以有得乎其讀書也工  
訓誥者期於綴緝尚葩藻者期於靡麗龍衣今毗者期於  
辯博脩公異者期於奇馮馮科舉期於利達於身曷有  
乎不有於身復安得其讀書不必老而無及吾無怪矣  
○李初平問濂溪吾欲讀書何如濂溪曰公老無及矣  
某請為公言之於是初平聽濂溪語二年卒有得朱子  
嘗為門人言李既讀一不得書濂溪說與他何故必待二

年之久方有得二年中說多少事想見事事說與他不  
辭今日一說明日便悟頓成箇別一等人無此理也悔  
菴門人有既受詩傳併力抄錄頗踈待教者先生曰明  
友來此爲問予所困又不曾做得工夫何不且過此說  
話彼皆紙上語耳有所面言資益爲多又曰箇處所載  
縱說得分明那似當面議論縱一言半句便有通達處  
所謂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說到透徹處何止十  
年之功又曰諸公聽某所說亦不出聖賢之言然徒聽  
之亦不濟事湏是便下工夫始得近日學者所以不成  
頭項只緣聖賢說得多了既欲爲此又欲爲彼少間却  
不把捉得一項周全昔人有言經師易得人師難造窮

探義與不如親承音旨雖然亦在所聽之人何如耳謝  
顯道受學於明道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  
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道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  
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悔菴門  
人有以豫六二爻辭爲言者或問何以能如此莫只在  
靜坐否悔菴曰湏自去檢點此心一日問幾箇時在內  
在外小說中載趙公以黑白日記善惡念之起此只是  
古人做工夫處如此檢點則自見矣他日謂門人曰公  
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工夫只有此二者若不主靜  
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閒坐而已如此豈有長進之  
理或言今看先生動容周旋以自檢先生所著文義却

自歸去理會曰文義只是月下所行底若不理會文義  
終日只管相守懶坐何益文義乃躬行之門路躬行即  
文義之事實今之學者若無靜坐工夫便只是所謂閒  
坐而已何益

○孔子之樂雖身處困極之中而其樂亦在也顏子之  
樂雖人所不堪勝之憂而其樂不改也三千之徒鮮或  
知是曾皙浴沂風雩之樂近之而未全也歷千數百年  
而程子受學於周子乃令尋孔顏之樂所樂者何事程  
子有悟於是吟風弄月以歸自周程二子之外能樂此  
樂者誰歟程子曰時人不識予心樂其所尋之樂歟程  
子嘗言昔受學於周子乃令尋孔顏子樂處所樂

何事此學聖賢之肯綮也朱子之門人有以思量顏子  
樂處爲言者先生曰不用思量顏子只是博文約禮後  
見理分明日用純熟不爲欲撓自爾快活今若索之杳  
冥無朕之際於何可得樂處而今一部論語無限道理  
所貴學者只在實用功耳他日門人問顏子之樂只是  
天地間人人有貴於己道理樂去問樂可求否朱曰此  
難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令極微而已曰程子謂持身  
置萬物中並無窒礙何等快活此則顏子樂處此理須  
是直窮到底萬物爲一始得他日又言江西士友來問  
學便欲尋一樂處非是論語何用說許多事學者能尋  
到極苦澁處方是樂處消息樂無不用功而可得之理

聖賢書中所言粗細俱合理會他日又言讀書自樂處未爲有得其所見只是苦處到此廖德明赴湖倅來別告求一安樂法先生曰聖門無此法也然則仲尼顏子樂處學者果易尋乎登山不至其巔沿水不探其源而侈然以自樂樂其所樂非仲尼顏子之樂處也學者有忘周程而尋仲尼顏子所樂之事幸於朱子之言尋之○程子謂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按程子有言將身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言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朱子謂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

礙習中泰然豈有不樂康節詩云真樂攻心不柰何朱子謂此非真樂也真樂便不攻心顏子之樂何嘗如是朱又嘗言曾點是樂箇甚底是如何樂不只是聖人說這箇事可樂便信著他須是自見箇可樂始得他日又言今江西人皆是要脩然自在才讀書便求箇樂處這便不是了其說若是讀書尋到那苦澁處方解有醒悟廖德明問山居頗適登山臨水覺得甚樂朱子曰只恁閒散不可須是讀書閒散是虛樂不是實樂晦菴問胡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在思量顏子樂處晦菴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後不被人欲來苦楚自恁地

快活而今只在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索之於杳冥  
無朕之際去何處討這樂處學者以是觀之庶幾可以  
尋是樂矣

○程子自云苦受學於周茂叔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  
樂何事此足以知濂溪之所以為教明道之所以為學  
者矣茂叔憲前草不除明道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後人亦記明道憲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  
可欲常見造物生意春謂此即濂溪意也明道再見茂  
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朱子謂其天資高  
見得易蓋於此見之若夫遺書載明道吾學雖有所受  
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之語或疑此不必語可

也春以為語之以見其學力亦可也此語之出後人有  
謂二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先生者其可也乎朱子曰今  
觀通書發明太極書雖不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  
傳但二程之業廣耳

○程明道在鄆賦詩曰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  
前川旁人不知予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上蔡謂其曾  
中直與曾點相似而晦菴云此不免後生取靈氣象何  
也以明道之作評者不同如此亦各就所見耳上蔡所  
見在上兩句晦菴所見在下兩句

○程子嘗言學者不可玩物喪志只如讀書寫字雖美  
事一向好著亦自喪志謝顯道見明道誦論書史明道

曰賢也。記得許多伊川見人靜坐，以為知學。蓋聖賢脩  
言工夫，自無口耳勞攘事也。呂希哲有詩云：學如元凱  
方成癖，文到相如抵類俳。獨坐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  
得心齋。識者誦之。林孝仲少卿贈虞仲琳詩云：男兒何  
苦彘群書學，到根原物無。曾子當年多一唯，顏淵終  
日只知愚。水流萬折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孤。執手沙  
頭休話別，與君元不惱江湖。林所學未為人知，而詩亦  
有味。雖然，理學要在識取，不爾又墮野狐禪窟也。孔子  
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而况讀書寫字，人生至樂，所在何可一日廢也。歐陽公  
云：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試筆云：學真草書十年。

不勸當得名，然虛名已得而真氣耗矣。萬事莫不皆然。  
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為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  
為累也。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為物所樂之心。六一  
之所見者，蓋其心之所驗者如此。

○謝上蔡見明道與經史不錯一字，頗以自誇。明道曰：  
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上蔡為之汗背。或問朱  
子玩物說，何意曰：只是於字。後見明道看史，依舊  
字字點過，心又不暇。朱子云：明道不取上蔡誦記，心  
不是理會道理，只欲誇多鬪靡為然。若明道者，更別意  
思，自別此為己為人之分也。鄭學言：上蔡平日說話到  
此，舉處必及由指袖以見精采。附注云：鄭學言見一

云二蔡每說語 上蔡自知病病盡在幹字自云用一  
年工夫只是去此一字而朱子謂其後來於依舊在說  
道理愛揚揚也 上蔡才高言論宏肆其用工夫處亦非不  
確實而病不易除如此

○尹和靖受業伊川門下欲不復應舉伊川謂子有母  
在未可如此和靖歸白其母云云伊川然後許之朱子  
在漳州日一士人自泉來謁自言心厭舉業欲從問學  
朱子以其非父母命令歸得請再來始無所礙不知此  
人向後如何朱子嘗為門人言及嘉其有志夫問學美  
事然既妨祿仕亦必出於親命乃可自遂不然不得乎  
親非所以為學也

○張思叔嘗有問於伊川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  
曰累高必自下朱子言其舊聞持論亦好 來漸漸  
移近下覺實也 又云 也來人自要向高說一語要知  
初學及此是 故其論南軒曰張氏處卓然  
不可及從游之久及復開益為多但其天資明敏從初  
不歷階級而行之故今日語人多失之太易又曰欽夫  
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才一說時便更不 人曉會與  
否且要說盡他箇某則性純讀書極辛苦尋常與人  
言多不敢過為高遠之論

○伊川自洛陽舟行遇風舟人皆懼惟伊川不動既至  
岸或問其 伊川曰在在 或曰公存誠敬曷若

無心伊川欲與之言其人遂去伊川臨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要今日用伊川問曰說要用便是朱子門人問此是如何曰說要用便是兩心春觀涪陵人所謂心存誠敬易若無心即所謂說要用便不是意也昔康節臨終時伊川來視謂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為力願自主張先生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及後劉清之病革因問其大來視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微云無慮可澄乎子澄之力力無慮可澄其亦無可主張之意

○程子嘗言君實之能忠實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之坦夷無思慮亦是天資自美

耳皆非學之功也大賢者於學不易許人如此今人之學槩之古人雖謂之不識字可也

○吳越志載錢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大鈴寐熟輒歌而寤名曰警枕范滂甫記司馬公君實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按蔡邕有警枕銘應龍蟠螭潛德深靈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慮傾則此枕其名尚矣程子嘗言司馬君實常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摧殘以盡也又曰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量箇甚只是不與心為主三更帶有人喚有也然則大賢蓋亦不



取於是矣

○上蔡語錄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明道云子厚却如此不熟朱子謂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當於此見之朱語門人云明道自是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只管脩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想無許多事今觀明道譏橫渠不熟語足知其天資之高所見熟容易也

○橫渠先生曰見識長得一格看得又別陸象山謂人曰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之所見也

○朱子嘗言張橫渠教人夜間自不台睡只爲人皆睡

無可應接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直恁地勇方做得又言橫渠作正蒙時中夜有得亦須起寫了方睡不然放不下無安着處他日又言王荆公作字說時只在禪寺中禪床前置筆硯掩一龕燈人有書翰來者折封皮埋放一邊就倒禪床睡少時又忽起來寫一兩字看來都不曾眠也先正辛苦工夫如此自今觀之橫渠勤得有益荆公勤得全不濟事今之人窮年屹屹在鉛槧間求不爲字說之徒者少矣嗟夫孔子好古敏求曾子任重到遠豈欺我哉正須知勇雙全認得做得

○謝上蔡向程明道云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个恭而

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少病在謝他日見伊川伊川  
問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个矜字子細  
點檢得來病痛全在這裏伊川然之夫矜字中人耻爲  
上蔡一年工夫才去得恭而安是聖人地位雖橫渠十  
五年學不成也橫渠不云乎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  
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  
及四十猶未能及顏閔之徒意後生於此可以懣然而  
起矣

○小人飾外君子慎獨飾外之事必有特而敗不然何  
以知其爲小人慎獨之功須無時不盡不然亦何以知  
其爲君子此誠之不可掩而學之貴毋自欺也小人事

今無論已邵康節百泉山中嘗雪祀人猶見其儼然危  
坐尹和靖在平江累年凡百嚴整有常遇飲酒聽樂但

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

平江有僧見之曰吾不知儒  
家所謂周孔爲如何恐亦只

此康節何等風流人豪而自檢如此朱子謂其心地  
所以虛明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和靖才識朱謂是程門  
中之鈍者只於敬上用力終亦有成人可不以尹自勉  
乎

○或問朱子觀尹和靖以母命日看佛經不敢違是其  
平日不能論父母於道也尹學于伊川寧不知以道論  
父母若殆其母未易言語可論爾若曰不然舜父嘗先  
若矣安有有道之士而其父母不爲之回者乎尹事伊

川欲不應進士舉伊川曰子母在尹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爲善不知汝以善養伊川聞之口賢哉母之下氏之母非不可爲論者有進士之志而誣其父母爲不可論於道向何貴有進士哉

○呂原明字行已嘗自山自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下臨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起今不動矣其自力如此劉質夫約既病與李端伯字言曰每嘗問時正坐端意氣即下平居持養氣可忍乎

○朱子凡平生所定諸書四時則皆常以行一舉刻以廣其傳蓋急世教故耳初其與張南軒呂東萊謂書可知東萊答晦菴書論淵源錄云此書其出最不可早與其速成而闕畧不若少待數年而完備只如語孟精義當時出之亦太遽後來如周伯忱論語橫渠孟子等書皆以印板既定不可復增此前事之鑿也夫先正惠後學之盛心遽速各自有在東萊之所言者非不悉朱意也朱嘗謂呂近年有念朕冷惟文字一事庶幾少懈平生之願然至吾黨一欠商量時輒又與歎此有命焉東萊家事畢朱勸其整頓諸書以早下手爲祝而東萊與張宗尹書欲及筋骨未竟且事縉闈至五十後稍稍趨約度不繼等及年四十已得未疾乃力圖撰著朱又勸其屏入事損書冊專精神近醫藥呂不數年竟卒是固

有命也六呂澤未疾歸夢之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  
編脩官不就遂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亦不就其  
與曾原伯書云某病在子足耳若心忘則未也何至願  
遂取舍蓋此時語此特東萊心志固有在而筋骨則已  
衰德趨約所期有遺恨矣伊川嘗告門人吾四十以前  
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意六十以前反復編繹六十以  
後著書一如其志東萊之所期者伊川之所志而壽弗  
逮是固有命也文淵恭叔記伊川云某於易傳已成但  
逐旋脩政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  
前時道德日與於初心然某後來欲改無幾不知何故  
且更期十年之功看如何先生於書不輕注不輕出如

比其于春秋諸解要皆是六十後事中庸解不滿意後  
遂焚之其不輕傳又如此先生答張閔中書云易傳尚  
莫有少進光毫則傳矣又云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第  
患無受之者爾朱子言伊川解書其續家蓋其年高見  
道理熟故也呂與叔言語多不續家呂年不滿五十若  
更年高必會續家張敬夫與與叔同又言某十數歲時  
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甚喜以爲聖人亦可爲今  
方覺得難又云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也聖人說一字是  
一字某只今六十一歲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  
方理會得恁地若去年死也則枉了又云理會得時今  
老而死矣能受用得幾年然十數年前理會不得死又

却可惜又云其當初講學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  
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  
他日又云呂與叔惜乎不壽如天假之年必有見又別  
案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五福壽為先者  
此也讀書而理會得恁地見得道理到此田地此口不  
能言心自省處言之筆下展乎其不差矣書豈易著哉  
學不到至處不可著書以程朱學到老年方可說見得  
至處而張與二呂年皆不滿五十死是固有命也夫張  
呂死後朱答劉子澄書自悔所論注文字茫無着實反  
已工夫而諸書注本老年改猶未了然則向前傳出著  
刻之書今日固在朱實未嘗自以為定論也學者可不

慎所擇乎

○黃涪翁於濂溪有光風霽月之贊於河南有西風壯  
士淚多為程顥滴之感亦可謂知重道者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此  
與陸子靜意見之說而朱子闕之曰正意見不可無邪  
意見不可有者意正同

○康節精易數常欲傳與二程二程以貴工夫辭之然  
明道嘗推其說知為加一倍法其於邵叟已無不通第  
不肯為耳伊川于邵則全不曾講及觀其答曰死以道書  
可知或問晦菴先生須得堯夫先知之請先生答曰吾  
之所知者意也言從道凶滿招損謙受益而已上蔡謂

二程不貴其術蓋如此學者以窮理盡性為事理惠不明數無忘不知矣康節之學本深於理者而程朱猶不貴其術今數家之學竊康節之緒餘一事一物時算成數有幸中者又烏足以慰大君子之心目乎邵氏書云張橫渠喜論命來問康節疾因曰先生論命吾嘗推之康節曰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橫渠曰先生知天命矣尚何言予茲又有以知張邵之所論與邵張之優劣矣

餘冬序錄卷二十七

蘇冬序錄卷之

十八

外篇第三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朱子自言小時在同學此心已自走作因此心不以義理養之未

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懼乃知為學須是專心致志此天津橋看弄湖絲又去西川看

競渡也 ○庖丁解牛目無全牛丁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者紀昌

視蝨大如車輪射之其心而懸不絕皆心之所寄也朱子嘗言劉晏見錢流其上是其會計之熟所致而自謂有得聖人言語熟透直見聖人之心從而前過學者未

到此安能以自信邪

○梅菴門人記先生病中應接不倦左右請少節之先生意大不樂當時門人亦有奉勸且謝賓客以養病者先生曰天生人須管一人下事不然陽氏為我非某之學又有疑其人事繁者先生曰事須耐煩厭心不得他日謂門人曰人每欲不日元客不知渠是何如若某一月日不見客必須大病一月月渠不見客如何過日先生喜接人待物蓋天性如此一人有能如此者乎固善然性不可強而同非其性而強之祇成閒勞攘耳郭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說得一兩句閒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石潭身都在閒場中如何讀得書

人若無事有見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午何患不進此吾小子之所當知也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朱子誨人讀書精粗都合理會四方須出遊學識取朋友有一弟子當行先生送之云昔陳了翁說一人慕甚高或邀之入京參國寺日久但令携司隨行並無所教或詰其故國寺曰彼甚高著已盡識但淺者不識教之隨行亦要都經歷一過弟子陳卿此遊學說也或謂必自能識人始得不然為人誤某曰慕識得淺者時與人對不解依淺者下也

○朱子自言某向年過江西與子壽對語有劉淳叟都不管獨去後面角頭學道家打坐被某罵云便某與陸

之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忘地作怪又云徐處  
仁知北京日景會係屬治事訖復會坐設廳上說平生  
履歷州郡利害政事得失及前言後行終日危坐僚屬  
苦之嘗暑月會坐有秦兵曾瞋睡徐厲聲叱之起曰某  
在此說話公却瞋睡豈以某言為不足聽耶未論某是  
公長官只論鄰曲亦是公丈人行安得如此叫客將撥  
取秦兵曾坐椅去秦曰劉之輕浮秦之昏惰氣象直是  
可惡何事長者猶有不屑之教後生宜戒

○人不務實事事可笑竊其中而美其外豈非顛倒見  
乎謝上蔡有言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誇別人耳目渾不  
關自家受用處譬如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蔬食菜

羨却去屋裏喫也試一思何故如此曾詎梵志有翻  
著襪詩云梵志翻著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  
隱我脚彼夸毗子宜少悟矣晦菴看糊窻云有此子不  
齊整便不是他道理朱李澤云要好看却從外糊黃直  
卿云此自欺之端也

○呂伯恭與晦菴書論伊川行實云吾道本無對非下  
與世俗較勝負者也來諭激揚振厲頗乏廣大溫潤氣  
象若立敵較勝負者頗似未弘如注中東坡字改為蘇  
軾不知以諸公例書名而鑿正之耶或者因辯論有所  
激而加峻耶出於前說固無害出於後說則因激增怒  
於治心似不可不省察也他日又答書云孟子陽墨禽



獸之喻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擒縱低昂自有準則此語甚善然區區竊有所獻大凡人之爲學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吾友英偉明峻之資恐當以顏子工夫自厲云云又書論上蔡安定書云竊觀所講諸章恐氣未和而語傷易孟子說陽墨許行陳相輩皆直截道斷至於論孟施舍此宮黜則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而已若使正言聖門先達其敢輕剖判乎析理當極精微雖毫釐不可放過至於尊讓前輩之意似亦不可不審也春樓朱子語錄有曰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憤又曰某尋常莫說前輩只是長上及朋友稍稍說道理底某

便不敢說他說得不是且將他說法研究及自曉得却見得他底不是某尋常最居人後又曰尋常某最得此力今就伯恭書觀之晦菴之所以得益於東萊者多矣○東萊嘗勸晦菴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因有當以顏子自厲之說而晦菴以爲顏子之時若上無孔子彼其所以明道而拯世亦必有道決不安坐陋巷獨善其身而已孟子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蓋惟孟子見此道理如揚子雲之徒未免以顏子爲塊然自守之人若近世之所論顏子者則又幾於釋老之空寂矣晦菴豈好辯哉自謂有所不得已者世衰道微邪說交作賢如伯恭亦安於習熟見聞之地不以爲非則如某者誠亦何

心獨善而不為極言覈論以曉一世之昏昏也然他日與伯恭書云伯恭天資溫厚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而某之質夫之暴悍凡所論皆有奮發直前之氣二者皆非中道但某之發足以自撓而傷物尤為可惡而伯恭似亦不可專以所偏為至當也又書云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疆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向來所聞誨諭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細思體合無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又書論伯恭恭張敬夫文云盛文所叙從善受言使言者得自進施於褊狹所警尤多平日亦知敬

服藥此一節而不能學公老矣而舊病依然未知所以藥之也不唯如此近日覺得凡百應接每事須有此過當處不知如何整頓得此身心四亭八當無許多凹凸也又云平生性直不解微詞廣警導人於善故見人有小失每忍而不欲言至於不得已而有言則衝口而出必至於傷事而後已此亦太陽之餘證也梅菴晚歲之言如此與前異矣荆州之沒東萊謂平生師友間可以信口而發不須揀擇者只此一處爾又云荆州之不自是不尚相同相識中未見兩人也即是而觀三先生之為人朱呂之所以切劘而箴誨者為何如邪

○呂東萊與梅菴書陸子靜留得幾日講論必甚可樂

鷺湖意思已全轉否大抵子靜病在着人而不着理只  
如吾丈所學十分是當無可議者只是工夫未到耳在  
吾丈分上却是急先務豈可見人工夫未到遂并與此  
理而疑之乎曉菴前此嘗與東萊書云近兩得子壽兄  
弟書自訟前日偏見之說不知果如何又云子壽學生  
萬人傑者來此云子靜却教人讀書講學江西朋友書  
亦云然此亦皆濟事也又云子壽兄弟書約遊廬阜渠  
兄弟豈易得但子靜似猶有此舊來意思聞其門人說  
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嘗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  
轉回思鷺湖時今何止十去七八邪又云子靜近日講  
論比舊不同但終未有盡合處幸其却好商量亦彼此

有益也至是答書謂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已之所與言  
者終亦未窮竟也來喻十分是當之說豈所敢當工夫  
未到則乃是全不曾下工夫不但未到而已子靜之病  
恐未必是着人不着理自是渠合下有此禪底意思又  
自主然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此按呂書  
首云某病體痿痺不復可料理此語往後呂病中未死  
前一二年事呂終身蓋不及見未學之所止而為苦口  
良藥如此梅菴之集大成固亦非一蹴力也陸子靜奈  
東萊亦自云比年以來日覺少異更嘗頗多觀省加細  
追惜曩昔兢心浮氣徒致參原豈足酬議期此秋冬以  
親講肄庶幾十駕可以近理其有悔於鷺湖之所論者

深矣

○東萊與梅菴書痛張荆州之沒以為平生師友間可以信口而發不須揀擇只此一處與陳同甫書又云荆州之不自是不尚同相識中未見兩人也朱子亦言敬夫為人明快言語一切傾倒又言南軒從善之亟嘗與聞光立所見什物之類不齊整處謾言之雖後夜亦即時令人移正足以證東萊之言矣然梅菴謂敬夫曰改過不吝從善如流固好然於事上也畧審覆行何害又曰事之有失人以為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子細詳其本末然後從之為善向見舉措之間多有以一人言而為之從以一人言而罷之者亦太輕易矣從之輕則

守之不固必矣敬夫為人蓋未免於欠思慮也

○朱子言呂伯恭愛學者說左傳某嘗戒之曰語孟六經道理不說恰限說此縱有此小道理濟得甚事伯恭不信後來又說到漢書固宜為陸子靜所笑也按金史章宗喜讀左傳聞移刺履博洽召質所疑履曰左氏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皆聖賢純全之道願留意彼夷所見乃高於伯恭邪

○呂子約死梅菴嘆曰子約竟齎許多鶻突道理去矣梅菴嘗言呂子約讀三代以下書之說亦有謂大故有書要讀有事要做又云子約一生辛苦讀書只是竟與之說不合其論依舊主他舊說此理渠至死不曉所以

放過了合該親切底工夫虛度了難得少些底時日豈  
不爲可惜哉陸子靜死晦菴矣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  
晦菴嘗言陸子靜不著言語其學正似告子子靜謂人  
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亦不知告子高處是能尚不及告  
子又云安得子靜堂堂自在說成一首物事子靜有爲  
已工夫若肯窮理甚有可觀又云江南未有人如它八  
字着脚它天資也高學者只是說氣稟上緣故解偏了  
豈不爲可惜哉

○王介甫之學朱子之所惡也他日謂門人云介甫行  
三經字說能使天下學者盡心於此不敢外生妄說上  
下都有所據若有才者說中立說得好依舊是好文字

何也朱以當時試官率合破辟出題目以乘人不知使  
人杜撰胡說有壞後生心術故也蘇東坡之學朱子之  
所去也他日謂門人云東坡天資高明議論文詞自有  
人不到處又云他見得那佛一道明亦曾下工夫是以  
自說得透何也朱以今世說佛亦不會做有佛工夫說  
道亦不會做此邊工夫故也陸象山之學朱子之所不  
取也他日謂門人云子靜所學高只是下面空踈呂伯  
恭如何得似他又云子靜見得箇道理却成一部禪陳  
君舉却和禪不識又云子靜分明是禪却成一部行戶  
尚有據處如葉正則說則只是要教人都曉不得又云  
陸氏之學雖褊尚是做箇人若永嘉永康之說大不成

學問何也以今人都不曾似子靜用功所謂五穀不熟  
不知稊稗故也嗚呼朱子之所以爲門人言者其有所  
感也夫其有所警也夫

○涪陵記善錄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  
一一要使元城語錄學問必見於用乃可貴不然即腐  
儒爾呂東萊謂今人讀書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一二  
十年讀聖人書及一旦遇事與問巷人無異或有一聞  
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行豈其語過六經哉只緣讀  
書不作有用看故也讀書不能用腐儒之謂也東萊讀  
史法觀史當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即掩  
卷自思使我過此等事當作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

可以進智識亦可以高方爲有益朱子答趙尚書書云  
士居平世處下位想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  
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  
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  
不覺骨寒毛豎心膽隨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  
自覺真是在讀他古人書也春柱讀他書多矣見治則  
以爲治見亂則以爲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如此而不  
思以自處之事會之來其豈能有所判斷乎

○朱子誨門人聖賢言語只在子細看別無術又云書  
只貴熟讀別無法又云法在讀一遍了又思量一遍思  
量一遍又讀一遍所謂又讀一遍者欲熟讀也所謂又

思是一遍若欲子細看也嗟乎若區區者十年燈火意  
不極其腹博思竟何得如前年來老無及斯文為之三  
歎息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為學每一書作數次讀當如  
入海百貨皆有人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  
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  
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事迹文物之類又  
別一次求也皆放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  
同日而語朱子嘗取以示學者曰讀書當如是山谷與  
李仲幾帖云諸經史何者最熟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  
此蓋百家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

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  
而茫然朱子亦深言之以為有補於學者誨門人曰讀  
書要會一件便須讀此一件此一件看得精其他文字  
亦易看山谷帖讀書法甚好又曰人做功課若不專一  
此心先散漫何由看得道理出頭是看此一書只在此  
一書讀此一章更不看後章讀此一句更不看後句此  
一字理會未得更不得看下字如此則專一而功可成  
若所看不一雖卒歲窮年無透徹之期其舊時文字只  
守此拙法以至於今思之更無他法此法則亦是蘇黃  
法而加密者也學者蓋知所從事矣

○陸象山與朱道潛書云讀書且精文義分明事節易

曉者優游諷詠使之沃洽與日月相協非但空言虛說  
則向者疑惑處自當渙然水釋與邵中孚書亦云讀書  
訓詁既通但平心讀之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  
以其明白昭著者日加涵泳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原  
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渙然水釋與曾宅之書亦云  
讀古書且當於文義分明處細習觀省毋忽其為易曉  
毋待其為已曉則久久當有實得實益至於可疑者且  
當優游厭飲以俟之不可強探力索後日於文義易曉  
處有進則所謂疑或難曉者往往渙然而自釋此蓋象  
山讀書法以告人者也朱子語錄先生因江西士人問  
為學曰公們都被子靜誤了云云讀書誤公一生到今

此心張儀然都無所主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今教公  
之法只討聖賢書逐日逐段分明理會且降服其心謙  
志以求之積久漸漸曉得又曰公今莫問剛定如何只  
問認取自己便了剛定他也須讀書來只是公那時見  
他不讀書便說他不讀書語錄如此吾不知象山之所  
以誨學者又何異也以是推之得翁門人手筆記其師  
之議象山者豈不亦或失其真邪

○陸象山謂其門人曰此道本日用常行近日學者却  
把作一事張大虛聲名過於實起人不平之心是以為  
道學之說者必為人所深排力詆又曰世之人所以為  
道學者亦未可責他蓋自家驕其聲色立門戶真之



為敵曉之。口實有所未學。自然起人不平之心。其平  
而未嘗為流俗所攻。程子南最攻道學人。或語之。程云  
道學如陸某。無可攻者。蓋其初無勝心。日用常行自有  
使他一箇敬信處。陸氏之所謂道學。而見攻者。得微子  
朱子乎。朱子其有勝心者乎。陸氏門人記一學者自晦  
菴處來。其拜跪語言。頗怪。日見必有所陳。至四日。所言  
已罄。乃請誨語。答曰。吾未暇詳論。然此間有一箇規模  
說與人。今世人淺之為聲色臭味進之為富貴利達。又  
進之為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却談學問。吾  
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學者。默然後數日。言動頗復常  
吾於是知陸氏之以勝心謂晦菴也。今以朱陸辯無極

書觀之。其誰有勝心也。

○象山常告學者云。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  
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云。為  
學須要有所立。卓然不為流俗所移。乃為有立。須思天  
之所以與我者。是恁底為復。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箇  
明白。方可謂之學問。此須是有志方可。又云。人惟患無  
志。有志無有不成者。資稟厚者必竟有志。且須分別勢  
利道義兩途。聖賢垂教。皆是人所固有。人但當發明天  
之所以與我者。如此其厚。如此其實。不失其所以為人  
者耳。能知天之所以與我者。至貴至厚。自然遠非僻性。  
正是守且要知我之所固有者。又云。資稟之高者。義之

所在順而行之初無留難其次義利交戰而利終不能  
勝義故能自立又云前輩大量底人看有甚大小大事  
他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今人畧有此氣談者多只是附  
物元非自立若某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  
人又自言我無事時只是一箇全無知無能底人及事  
至方出來又却似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人又言人  
之於耳要聽即聽不要聽即否於目亦然何獨於心而  
不由我乎朱子嘗稱象山八字著脚信不虛也

○象山謂韓退之因學文而學道是倒做朱子亦有此  
論陸又云歐公極似韓其聰明皆過人然不合初頭俗  
了或問如何俗了曰符讀晉城南三上字如書是已至

二程方不俗然聰明却  
至處二程十四五時便  
筆及耶陸之專論二程  
蓋陸所弗取者象山語  
日如何觀書學者以伊川  
說問伯敏作文何如伯敏  
象山曰左傳添於韓柳  
以知陸氏之學矣

○象山言後生看經書  
已見議論恐入自是之域  
自看古註聖人之言自

有所不及朱子論二程學已到  
文學聖人其聰明顧不能退之  
也伊川蔽固深明道疏通伊川  
語載臨川一學者初見問曰每  
川易傳等書對象山呵之曰陋  
取云讀得原道等書猶未成誦  
不易入且讀蘇文可也於此可

以看注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  
便輕視古人又自言某讀書  
明白且如弟子入則考出則為

何須待傳註學者疲精  
裏只是與他戒擔只此  
遊舊習未易消以為悔  
是添他象山嘗言今之論  
戒他的此所以不同所  
○吳臨川題蘇德常誠齋  
而於廬陵楊文節公揚其  
敬禮而兄事之尊之可謂  
後百餘年德常又復以誠  
為可而予不以德常之號  
予之意以為誠者天道非  
可於此是以擔子越重到某這  
是格物他日有學者言其曰  
是事為他消不得象山曰他  
學者只務添人底自家只是  
今之論學者指晦菴其人乎  
云晦菴朱子於人少所推許  
美贊其詩章書翰唱和往來  
至矣唯獨不滿其名齋之義  
名齋夫朱子不以文節之號  
為不可豈與朱子異見哉朱  
聖人不能當是則固然然誠

者實之謂也全體之實誠也一行之實一言之實亦誠  
也不誠無物蓋無一物而非誠猶水之在地中蓋無一  
處而非水必曰大海而後為水可乎人之取字名齋非  
欲為夸示也六率以己之不足而致其勉慕耳誠者聖  
人之事人人可以希聖勉慕乎此以名其齋亦何不可  
之有序蕭道心光霽集云肝江包氏從朱陸二先生學  
一日自建寧至金谿曰某為子求數大字扁堂堂悉  
得之獨光風霽月之亭六字有斯色曰姑少缺將歸再  
請又曰姑少缺陸先生曰吾曰知元晦不肯書此然人  
人有此光風霽月吾當為子書之至今其家揭陸字于  
亭問今廬陵道心翁以光霽心詩集亦陸先生所謂人

人有此者也夫周子氣象惟八程子有焉翁希程則光風霽月其人也詩云乎哉夫若千廬先生不以德常之號誠齋為不可亦是陸先生意二川謂人人有此光風霽月者也

○元揭傒斯為吳文正公墓二竹云公肆力朱子諸書以聖人之學自任又云詩文正公由朱子之言聖人之學位列台輔施教國子是天啓昌運也乃若吳公雖不獲任君之政而著書立言師表百世又豈一材一藝所得竝哉而元史列傳云澄嘗為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議者遂以澄為陸氏學非許氏尊

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為何如也按吳川集送陳洪範序云朱子之教人也必先之讀書講學陸子之教人也必使之真知實踐讀書講學者固以為真知實踐之地真知實踐者亦必有讀書講學而入二師之為教一也而二家席劣之門人各立標榜互相詆訾至于今學者猶惑甚矣道之無傳而人之易惑難曉也為子之計當以朱子所訓釋之四書朝暮晝夜不懈不輟玩繹其文探索其議之義既通反求諸我書之所言我之所固有實用其力明之於心誠之於身非但讀誦講說其文辯義理而已此朱子之所以教亦陸子之所以教也又為象山語錄序云陸先生之學不在乎言語文

字也故朱之語錄累百餘卷奚啻千萬億言而陸之語錄僅僅一帙者亦可無也臨川以朱陸並論大抵如此語錄序爲傳李魯後裔所請而作然謂傳之不足以彰世美觀之不足以得家學今傳所錄者在首卷云朱元晦曾沐書與學者陸子靜專以尊德性誨人其游其門者多踐履之士然於道問學處欠于此子其嚴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此子故游其門者踐履多不及之觀此則是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爲不可既不

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朱子豈不知尊德性者邪是故吳爲不足以得家學之言意蓋不欲二家門人詆訾以惑學者也吳作皮昭德尊德性道問學齋記云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然自孟氏以來聖傳不嗣士學靡宗誰復知此漢唐千餘年間儒者各矜所長奮迅馳騁而不自知其闕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迹之而原本竟昧昧也宋初如胡如孫首明聖經以立師教一時號爲有體有用之學卓行異材之士多出其門不爲無補於人心世道然於所謂德性未嘗知所以用其力也遼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爲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字之精密句讀而字議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離言語文字之末也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夢通他言務拾腐說而不

能自遣一辭俾記誦之徒嗤其陋詞章之徒譏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為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為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無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為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為資器之越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亦也况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峯之說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漢唐之儒無責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歎已澄也隨此科曰之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因子之請惕然於歲月之已

逝其敢以昔之自誤者而誤子也哉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尊之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己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夫如是躋於賢躋於聖如種之有穫可必其然者也願與子偕之若務美其名而不允蹈其實是乃近代假託欺誑之儒所以誤天下誤國家而自誤其身使異學之人得以譖口而斥之為偽學者其蔽又浮於末學之外而子不為是也吳記蓋未嘗一字及陸氏也然則陸氏之學在其門人為

朱學之斥者亦獨非異學之人乎凡此皆二氏門人不得於言之罪也

餘冬序錄卷二十八

餘冬序錄終篇卷之二十九

外篇第四

郝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死生人鬼知愚之所共疑而孔子之言只如此他日子貢問死人有知無知也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親而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無知死徐自知之未晚也孔子之言如此禮記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

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曾子之言又如此  
疑者可以悟矣晉阮瞻宋岱皆著論無思卒與鬼遇齊  
竟陵王子良精信釋教其賓客范縝為神滅論以明之  
三筠難縝曰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縝答曰王  
子知其先祖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何也聖門教  
人蓋欲無以死傷生也南史河南孝廉秦綿遭母喪送  
葬不忍復還鄉人為作茅庵仍止其中若遇米則辰粥  
無米食菜而已哀號之聲行者為之潛淚服訖猶不還  
家遇疾不瘳卒臨亡告人曰若死者無知固不宜獨存  
有知則大獲吾志吾於是益知聖賢言語非人之所能  
及也

張橫渠言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  
畧言之死之事只生是也更無別理

○王充論衡人之死也猶火之滅也火滅而耀不照人  
死而知不慧論者猶謂死有知惑也楊泉物理論人含  
氣而生精盡而死死猶澌也滅也譬如火焉薪盡而火  
滅則無光矣故滅火之餘無遺炎矣人死之後無遺魂  
矣邵子漁樵問對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  
形返氣行則神竟交形返則精鬼存神魂行于天精魄  
返于地行于天則謂之曰陽行返于地則謂之曰陰返  
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  
故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  
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  
形而無知者言不信也或問三子所言如何曰吾斯之



未能信

○阮宣子無鬼論謂今人或見死人為鬼其衣服與生時相似人死有鬼衣服亦有鬼耶吳志少帝時全主藩殺其妹朱主埋於石子岡後主欲改葬之塚瘞如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有識主亡時衣服乃使兩巫各待一處以伺其靈使人監之不得相近久之二巫各言見一女年可三十許上著青錦衣頭紫白袷裳丹縹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息小住須臾進一塚上便止徘徊奄然不見遂開塚衣服與所言同金陵志江南李後主之不朝宋其臣陳喬預其謀宋師問罪誓以固守及城陷喬自經於視事廳內從吏撤扉瘞之明年

朝廷嘉其忠詔改葬其屍初求屍不得人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障影自南廊過就掘得屍如所觀者然則衣亦亦有鬼耶邵康節語程伊川先生世間有一般不有無底人馬云鞍轡之類何處得來朱子謂邵意則是以為有鬼存按程之所難者則亦是阮宣子衣服之疑雖大儒不能決朱嘗有言鬼神死生之理定不知釋家所云世俗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處且莫理會可也

○宋岱阮瞻皆著無鬼論而皆與鬼遇自是好笑前輩教人畫莫說人夜莫說鬼說亦何必晝夜乎避蓋好議論者必通其欺

○或問鬼神先正未詳人死為鬼之事敢以請春曰鬼神在天地間則在人與物人為靈而人有靈有不靈聰明正直者不喻春曰物惟人為靈而人有靈有不靈聰明正直者靈交是不靈鬼神人謂之靈而鬼有靈有不靈聰明正直者為靈及是不靈人之靈者人之神也而不靈者人之鬼也鬼之靈者鬼之神也而不靈者鬼之鬼也或怵然曰有是哉

○人聽有有夢者有無夢者春嘗以譬人死有有鬼者有無鬼者先儒謂人死無鬼是不信有夢者若偶因聞人謂人死有鬼是不信無夢者也釋氏地水火風之說以魂為火風魄為地水朱子亦嘗取之云人死火風先

散則不能為崇蓋魂先散故也地水火風尚遲則能為崇蓋魂氣猶存故也然則魂氣猶存能為崇則不能無鬼魂先散不能為崇則不能有鬼所謂鬼與崇者豈常理之所所有者哉

○北齊社弼嘗與邢邵苞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為人死還生恐是為蛇畫足弼曰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能有不以為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怪邢云聖人設教本由勸獎故懼以有來望各遂其性謂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為經行則為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說勸人安得使北辰降光龍宮謐牘既如所論福累可以鑄鑄世靈以獎風教為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即真教何謂

非實邪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為物不  
得言無不之也獨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此  
乃形墜魂游徃而非盡由其尚有故云無所不之若也  
全無之將焉適邪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先  
窮人死則神滅獨曰燭則因管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  
神不係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  
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其別與邪書前後徃復再三邪  
理屈而止杜史南齊李士謙善談玄理嘗有坐客不  
信佛家應報義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  
休咎邪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  
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之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

已知其然矣至若鮫為黃熊杜宇為鷓鴣褒姒為龍牛  
哀為虎君子為鴟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  
為龜宣武為鱉郤艾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鳥書生為  
蛇羊社前身為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異受形之謂邪  
客曰邪子才云豈有松栢後身化為樗櫟僕以為然士  
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本豈有心乎客不  
能難而止南史談選載釋氏謂濕生化生之類皆可  
以理而推然無情者能變而為有情若腐草為螢陳麥  
為蝶之類有情者或變而為無情若婦人為石山蚯蚓  
為百合之類或有以為異於非造理者爾譚景升此書  
人野史卷之山為物變目無情而有情也賢母化生隨

抄虎目光落地成白石松亦爲石蛇蟹蚤皆成石萬物  
不可以一舉斷耳目所不聞見者何限哉

○齊神武第三子永安下浚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  
神如神在爲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  
神神在何煩如守景裕不能答春惟人與神有幽顯之  
別神亦有也而人不可瞻視聖人恐人心玩易故當祭  
之時必致如在之誠敬以求之如神在則有神必矣若  
只云神在則在將焉寓若曰無神則於在又何言之  
有惜乎景裕不能以此答也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設祭使人代之亦特曰無而可乎神之有無聖人正欲  
於誠敬中自求之耳固非可以示人曰有曰無而轉相

疑惑者也

○康節病革言欲觀化一遭張子厚曰觀化他人便觀  
得自家又如何得觀春惟康節之所謂觀化者康節平  
生嘗謂人死有鬼猶形有影欲觀於人鬼之間耳

○邵康節臨終時程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爲力  
願自主張康節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  
伊川臨終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伊川  
力疾微視曰道者用便不是程之所言者非邵之所言  
者耶程嘗云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與史而去以聖人  
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若比之常人甚懸絕也或問  
程子邵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

學此事學者不必事此但燭理明自能之堯夫豈嘗學也尹師魯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言以靜退為樂其人曰此猶有所繫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顧若有得自為文記其事後在鄧州一日手書與范希文別屬以後事遂隱元辛希文亟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死生常理也乃揖希文而瞑俄頃又舉頭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絕乃復逝沈存中曰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而尚未能脫有無之見得非進退兩忘猶存於胸中歎春曰程子因云學者但燭理明自能之何必事此暇日觀道藏經有所謂歸空寶訣者因識此語于後吾徒異日可無用乎此所謂歸空寶訣者矣

○春秋公孫嬰齊之卒于貍服也左傳記其初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至于貍服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魏書杜畿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覆沒魏春秋記其初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召子畿固請之童子曰今將為君求相代者君慎勿言忽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乃言之其日而卒左傳擊伯之兆不誣則魏春秋伯侯之事其可信乎嗚呼此兆也乃數也天命之矣

○東坡仇池筆記世有附語者多婢妾賤人古則衰病

不久當死者其聲音舉止皆類死者豈真有鬼能如此邪昔有人遠行者取金釵藏壁中忘以語其妻既行而兩豈死以告其僕既而不死其妻聞空中聲真其夫也曰吾已死以為不信金釵在某所取得之遂發喪其後大歸反以為鬼程氏遺書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耳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地間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即有無即無如杜甫詩是世上實有者故人之心病及其精一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人心在此託夢在彼只是心感通耳死者託夢亦容有此理有人過江其妻墮水意必死矣過金山寺為作佛事方追薦次其婢子通傳墮水之

真在某處作甚事以為誠死及至三二日有漁人撐舟以其妻還之乃未嘗死也蓋旋於急流中救活之然則其婢子之通傳是何也亦是心相感通既是心有感通更說甚生死古今之別二事可以會看

○何遜春渚錄云黃山谷前身事山谷自曾記於涪陵江石間石春夏為江水所浸故世少摹傳石刻其畧言山谷初與東坡同見清老清語坡前身為五祖戒和尚而謂山谷曰學士前身一女子我不能詳語後日至涪陵當有告者山谷既坐黨人遷涪夢一女子語之曰某生前誦法華經志願後身為男得大智慧為時名人今學士其後身也學士年來所患腋氣緣某某棺朽蟻穴

兩腋故有此苦此後山即某墓學士能啓之爲除其蟻則腋氣除矣既覺訪視如言脩掩既畢而腋氣遂除夫前後身事昔人記傳非一近代亦徃徃不絕聽聞投胎換舍脫此而被神識不昏或有所寄然既鬼而人不當有二山谷之事此有夢焉告者復誰一身而有鬼有人具兩神識何言無理之甚也謂山谷刻石涪陵江間春夏水浸少墓傳者其足飾其妾耶

○宋俞汝尚致仕歸謂其妻曰人生七十者希吾與夫人皆過之可以行矣妻應曰然則我先去後三日卒汝尚死其喪爲作銘召諸子曰吾亦從此逝矣隱几而終劉義叟未病嘗曰吾及秋必死自擇地於父塚旁占庚

穴以語其妻如言葬之陸九淵未卒前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乃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月中而卒蔡元定謫居道州一日謂其子沈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趨了翁疾革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酬答且曰吾平生處已澹然無營復語蜀兵亂事覺額久之口被遺奏少焉拱手而逝夫善吾生所以善吾死也予於先正諸公見之矣季衡臨沒沐浴冠櫛脩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世謂清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逃儒入釋者而臨終超然如此殆孔門所謂聞道者歟

門閭不得入其故人木蓋之將屬以後事雖居城外皆蓋  
此未獲外乃入絕噫若與龍亦非逃而復開目日吾  
諸公其真副周之所稱者歟

○青瑣高議太原助教張世寧既卒神降其妹歌曰休  
休休偷得休時便好休歡喜冤家無徹頭中州集洛人  
三或棄官學佛有詩云親疎俱總人倫了婚嫁齊成俗  
意周一筆盡鈞塵債斷都無虧欠大家休休休愛著  
何時是徹頭彼固有見於出世法耶梵志詩天公未生  
我冥冥無所知天公忽生我生我復何為無衣遣我寒  
無食令我饑還爾天公我還我不生時此豈所謂齊生  
死者洪邁記役卒之言六十年前無我六十年後無我

生我百年中百年不可過風寒暑濕殃饑飽勞逸禍我  
今辭去人始知我與梵詩正同無亦太史公所謂此其  
於死計畫無復之耳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  
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吾儒生於憂患之意正不如此  
○續仙傳唐李珣世居江陽販糴為業珣既代父人來  
糴者設以升斗任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斗只求兩文  
利歲月既深衣食甚豐父曰吾之所業同流無不用出  
入升斗出輕入重以規利吾但一升斗出入皆用之自  
謂無偏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而衣食豐給豈非神明  
之助也宰相李珣出鎮淮南珣避姓名之嫌乃改名寬  
字珣下車後夢入一洞府見翔鸞舞鶴絳雲瑞霞樓閣



建延石壁上金字列人姓名有李珏字長尺餘珏視之  
大喜有仙童出曰此華陽洞天姓名乃相公江陽部民  
非相公也珏覺驚歎令府城訪求同姓名者軍營里巷  
相推知寬舊名珏迎至靜室以夢告之敬事月餘問其  
平生所脩何術願以相授寬言愚民不知所脩因具取  
糴以對珏再三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  
寬後百餘歲宰相傳為尸解云厚德錄宋張詠知成都  
府時夢謁紫府真君接語問吏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  
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接禮頗隆盡且揖張  
坐承事下詢顏詳欵有欵欵之意詠明日即遣典客詣  
西門請黃承事者戒其其常所服者來比至如夢中所

見即以所夢告之問平小有何陰德致此兼濟云無他  
長惟每歲遇未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艱食  
之際糴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無所損而  
小民頗濟所急詠曰此承事所以坐其上也索公裳拜  
之黃後齋繫衍仕路比比青紫今城市田里之夫有世  
業者如李黃事有何難效法哉而學士大夫家有所不  
能此李珏黃兼濟所以見重於神明也

○葉文莊水東日記正統十四年統幕潰圍一戍卒嘗  
語其家人曰亂穢叢中吾見一神人謂曰爾非此處人  
豈腐闈兒人也既而得脫然莫曉所言何謂未幾虜犯  
七城官軍接戰此卒陣歿於豆腐闈按博異志唐憲宗

平淮西趙昌時為吳元濟裨將與李愬戰被傷墮馬死  
至夜四更忽如睡覺聞點兵聲唱唯相應可千餘人趙  
昌聽將謂點已及竟不聞呼之天明起視左右死者皆  
夜來聞呼姓名者也戰死亦有宿命故爾茅亭谷話成  
都漆匠艾延祚甲午歲賊驅在郡署造器宋兵至倉卒  
上樹蔽匿見軍士往來搜殺甚懼向晚始定下就積屍  
間藏卧中宵聞傳呼頗類將吏有十數人按簿稱點姓  
名僂屍一一應之惟不唱延祚而過乃知被戮之人故  
無快矣

○春讀沈既濟盧生邯鄲枕夢為之三歎此事此夢不  
必問其有無吾輩自是只氣枕中人耳盧睡覺間纔數

刻而夢之所寄寵辱窮達得喪死生綿歷歲月已如許  
此宜有道如呂翁者之所為旁觀而坐笑也然則吾輩  
今日夢邪非邪世外而有人焉有不以數刻而閱我之  
生死於百年者邪石室之樵夫天台之採藥者寓山後  
何及歸鄉問無復時人至其子孫忽已累代然則生此  
世者視彼一夢之速何以異哉

○東坡與客論事難在去欲客曰蘇子卿噓雪嚼檀縮  
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為胡  
婦生子窮居海上且爾况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  
不易消除見東坡志林王相公曰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  
一直省官治錢真宗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為相

公買妾 人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物沈  
儉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直省官議以銀易之白公公曰  
吾家安用此及姬侍既具乎一人問昔沈氏器尚在可  
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  
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誌以是觀之退之中秋夜琵琶  
箏見於張籍之詩范文正慶朔堂前花著于鄴陽之  
石刻者槩其平生其可弗信矣乎杜祁公衍兩帥長安  
其物守清儉宴飲簡薄倡妓不許升廳服飾麤質袴至  
以布爲之及再至筵會或至夜分自索歌舞或繫紅累  
肚勒帛吳曾漫錄以爲公之通變予不知何也胡澹菴  
海外北歸飲胡氏園爲侍姬黎清作詩殊累其爲人來

予胡氏客館觀壁間詩自警云十年湖海一身輕歸對  
黎渴却有情世路無如人慾險幾人到此誤平生爲胡  
發也賢者於此且借以自警况在他人吾聞老瞞不見  
可欲使心不亂詩末句或作男兒到此試平生春不其  
然今定前語爲是善哉魯男子吾所願學者

餘冬序錄卷二十九

餘冬序錄極余卷之三十一

外篇第五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天地間陰陽寒暑晝夜明暗凡人能知之古今治亂今  
昨是非吾既已知之矣天地其始乎有開闢時其終無  
混沌時乎言其無夜乎晝者天地之一小開闢夜者一  
混沌也人猶覺醉醒於死生無以大異所以異乎死生  
者覺醒之後幸猶是前人也人能無愛生而惡死乎而  
何以急而多嚮而不求諸先覺而何以醉於人欲而不  
求聖賢所以醒之之術然則人事之所以日趨於非而  
世之日亂也豈非其人之嚮而弗覺醉而弗醒之故乎

嗚呼吾幸未死天地固未嘗混沌也尚其勗哉

○世從亂得治如天之冬而春夜而晝人之寐而覺醉

而醒方其冬也誰以禦寒其夜也非燭何以見方其寐

也孰為呼之其醉也可無扶持之者乎嗚呼亂不生於

亂而生於治易泰極斯否傾否不可無其人

○天之將明必倏暗而後明火之將滅必霎明而始滅

花菓木將死先一年必繁華而盛實其氣始脫惟人事

亦有之倏暗者非所憂霎明者不足喜盛之極者衰之

兆也

○兩燭至必預熱雪將作必先溫事有激而成也火將

滅而其燭反明木將枯而其實反增人將死而其精血

反盛行物不如是不足以耗其生也治亂安危之理可

睹矣列子曰鼻將窒者先覺樵打辨將墮者先亟奔

○桃李秋華必傷其枝來年結實必稀蓋先洩其氣故

也雷不待時而鳴者亦是陽氣先洩當發生時生物安

得不薄朱子言大雪豐年之兆雪非豐年只為凝結陽

氣在於地中來年得以發生萬物

○仁木義金禮火智水信土五者性之德得其偏者皆

有弊非德乃有弊也偏而弊也五行之用偏於一無以

生尅制化之鮮有不為害者人之性其猶是乎五行土

旺四季五性信在四德仁義禮各一德上雖弊信行得

智一德上弊信行不得土蓋水所忌也性之德仁義為

大仁勝能兼義禮智義勝不能盡仁金尅木也是故六  
經有專言仁者言仁義而不言禮智者先儒謂仁包四  
德仁包禮義包智仁曷曰包禮義曷曰包智木能生火  
金生水也不言信何信者誠實此德而已土無定位故  
也  
○仁義禮智性之德并信謂之五性所謂信者誠實是  
德而已是德人人本具然質非聖賢執義者多傷仁任  
智者亦害禮智者或不信信者不必智蓋其流之弊也  
夫五性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常之德聖賢稟賦得之  
全全而用之如五行之相生常人氣質有所偏偏而出  
之如五行之相尅是故君子不可無明德進德脩德之

學

○古人之事有若得所欲而今之人智取而力爭者皆  
其所不得已之爲也古人之爲有若不可奈何而今之  
人陰逃而潛避者皆其所自安之事也志學古者當於  
其跡驗之因跡而求其心斯善學矣

○夏之日而泉汲之涼冬之風而火負之熱火水有恒  
性而人可無恒德耶

○孟子言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有蹈而死者矣  
未有蹈仁而死者也然則人何苦而不爲仁徐紳率訓  
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  
不爲猶之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爲君子

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可也鄉人惡之父母  
欲之何不為君子其言足以惑愚孟子語曾文子服堯  
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則亦堯而已矣服祭之服誦  
祭之言行祭之行則亦祭而已矣仲車訓諸生言其所  
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未之有也言  
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未之有  
也其言同意

○孔子明仁不飲盜泉之水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關  
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此直名爾猶惡而避之忍復  
見其事乎許由聞堯言歸洗其耳樊仲父牽牛見之不  
肯飲其下流以汙牛口今人惡惡如是行善不可為矣

○縣之城祭之瓦生民利之至今然不能美其名小功  
難與贖大惡也

○古之人有思其人而愛其樹者有愛其人而及其屋  
烏者君子之德感人其有既乎

○世恒言君子醜無德不醜無材醜無材不醜無志醜  
無志不醜無力力者人之所不足有也君子之言則曰  
人患無力不患無志患無志不患無材患無材不患無  
德德者吾之所能有也或問君子以德小人以力驥不  
稱其力稱其德何也答曰吾非此之謂也天下何善而  
不可為德吾力之所為也力吾之所為志所以為材德  
也吾何力乎志有在焉而力則有限材著乎事事以志

成吾材有限事有成與否焉未見力乎德者之吾限也  
未見有不可成之德也稱人莫如德而材次之材難入  
將吾怒無德斯不贖之罪人也然則材德志力何以異  
究而言善無二本奚其異古人於材與德有二稱乎後  
世善不足焉而材德始岐力與材不異也志猶力也而  
其目不能不異者人品不同焉耳要之其辨皆自後世  
始

○周公之忍不害其為仁項羽之仁曾何救於忍甯武  
子之愚不害其為智晁錯之智適所以為愚

○皮相之士不足與求人才夜糶之人不足與論國是  
癡人謂  
之夜

○人有喜聞人善而樂道之者亦有喜聞人之惡者管  
仲云鮑叔牙一聞人之惡終身不忘曾子云夫子見人  
之一善而忘其百非人之性相去如此稱人之善或過  
其實不失為君子揚人之惡或損其真寧免為小人

○酒之有釀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其觀過知仁之謂  
乎梁車新為鄴令其姊往見之值暮郭門閉踰郭而入  
車新因劓其足晉郭奕為雍州刺史有寡姊隨其之官  
姊下童僕多有奸犯為人所紀奕按省畢曰丈夫豈當  
以老姊求名遣而不問人之情相遠如此

○顏淵曰君子攻其惡毋攻人之惡子貢方人子曰夫  
我則不暇呂希哲有言君子攻其惡者日夜且自點檢



絲毫不盡即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是以前道亦云君子所以不言人之過者不謂口不臧否人亦不謂先自治而後治人也祇是自治為急常恐自家身心有錯念念在此何暇更管別人耶

○人之情諱有不諱無喜誇其所不足而不誇其所有餘蘓子容云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能也豈其然乎

○丈夫處世行己不可不宏常令我客人勿令人容我寧令人負我勿令我負人曹操有寧負人之言此姦賊之所以追誅也陳述古有當容人之言此先正之所以立訓也

○漢和洽謂曹操有言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自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又云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立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操善之

○鼎而飾以饜饕貪之戒也呂氏春秋鼎者饜饕有首以言報更也簠簋而龜飾之廉之勸也孔子家語古之大夫放之者則曰簠簋不飾注簠簋蓋以龜形飾之龜之不飾廉也人莫不飲食也可無省於是乎

○三國高順諫呂布曰將軍舉動有失輒言誤誤豈可數乎唐賈林諫德宗曰陛下性急此性不改憂未艾也

豈獨人上所當知哉世有同是病者願書以為藥石  
○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氈毼而  
不肯舞世不有如叔子之鶴者乎劉景升有大牛重千  
斤啜芻豆十倍於常牛用其力曾不若一羸特世不有  
如景升之牛者乎庾公以比之劉遵祖而袁虎見詆於  
桓温世不有如虎與遵祖其人者乎冒得聲稱而非其  
實堂堂血肉之軀而弗適於用世之人不如虎與遵祖  
者亦多矣敢書以自警

○狗盜之子誇人曰吾父之裘獨有尾子非不愛其父  
而誇之適以揚其醜嗟乎醜可匿耶身為狗盜而欲子  
之不言其裘之獨有尾也難矣而况非父子之間者乎

錢為司徒銅臭之議其子得白之置身不義者  
豈惟有愧於人且有愧於父子之間也

○莊子載子張見魯哀公言葉公子高之好龍也室屋  
周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  
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喪失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  
不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真者也唐國史補裴旻為龍  
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嘗一日斃虎三十有  
一既而息於山中四顧自若有父老至曰此皆虎似虎  
而非將軍若遇真虎無能為也旻問真虎所在躍馬而  
往果有一虎騰出狀小而勢猛據地一吼山石震裂異  
馬辟易弓矢皆墜自此慚懼不復射旻非不射虎也能

射夫似虎而非真者也才不足以識真龍而曰我好龍徒好焉耳力不足以禦真虎而曰我能射虎不足以言射矣忘世之人有不失色於真龍而喪其所執於真虎者幾希

○唐裴旻為龍華軍使守北平多虎旻善射常一口斃虎三十餘有父老至曰此皆鬼以虎而非將軍若遇真虎無能為也旻問真虎安在父老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徃徃有之旻躍馬徃果有一虎騰伏小而勢猛據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馬擗易弓矢皆墜殆不能免自此慙懼不復射虎然則易鬼以為虎者能無真虎之厄乎

○秦符堅持政與王猛符融謀弒猛堂悉屏左右堅親

為赦文有大蒼蠅集于筆端驅去復來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人大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中無屬耳之距事何從泄勅窮之咸言有一小兒青衣大呼于市曰官人大赦須臾不見堅等歎曰其向蒼蠅乎赦之聞於人前後問耳人之謀不欲聞於人不有甚於赦文者乎蒼蠅之為物而不可避也物其盡微於蒼蠅者乎神之伺人善惡必聞言語未出先聲如霆人能視蠅如視人能幾言行之發其不敢輕矣

○晉書翟莊少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去故先節其甚者夫貪餌吞鈎豈我哉時人

以為名言物之貪者可以觀矣魚貪以死餌士貪以死

○宋大觀中有葛繁者嘗為鎮江守有士人問其所行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為利人事繁指坐問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予為正之若人渴予與盂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唯在乎常久而已

○包孝肅極笑比黃河清時人謂其難得笑也南朝宋王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北朝魏丕長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孝文遷都

長以代尹留鎮因別賜長酒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為朕笑竟不能得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其信然哉

○宋人雜志都下一小兒才三歲曲拍皆中節在母懷中食乳撫手指應節蓋宿習也按朱子語錄朱云向見一文僮天然理會得音律其歌唱皆出自自然蓋是稟得此一氣之全者

○筆記東坡言梅二丈飲酒過百盞輒正坐高拱此其醉也然不可謂之能飲蓋謂聖愈剛制已不免為酒所動矣此與程子論為酒所動意同視朱子謂江西士人今日學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豈不有問哉朱語錄尹

和靖待守甚確凡遇飲手足在一處醉後亦然又云和靖赴樂會聽曲子皆知之亦歡然但拱手安是處終日未嘗動也

○韓魏公琦嘗言性之極不可變君子慎言恐廢其學此言費思量來公有言學者要在隨其性以脩至於成德皆可入聖若不揆性而遠求恐其反喪本真終亦無所至他日又言大凡使人為善須就其性中做性中若無雖強之終不能從此皆以性就才上說韓退之言孔門弟子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亦是謂性近此者學此為易得耳歐陽永叔言性近者得之易也材性信是如此朱子云人全是資質定了其為學也只就他資質

所尚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歐嘗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是故漢之程李唐之李郭治策不同而同歸於能將人材性豈可強相效耶

○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然於其亂也天未嘗不為預出能彌是亂之人以擬其後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而為之君者猶得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天之所以為天者其心固如此也今有能彌是亂之人顧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

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威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有以迭為勝負之勢而致然歟此朱子序李忠定公奏疏之文也天下之事湏人以為使人皆喜逸而惡勞誰則任其勞使人皆圖安而懼危誰則當其危忠臣孝子出身為國家任其勞當其危而遠不勝近外不勝內寡不勝衆使大功不立大計不行雖居將相之位台鼎之司而沒有餘恨此劉光祖序虞雍公奏疏之文也嗚呼天心人事迫於氣數消息之不齊蓋從古而然矣任世道之責者能無有感於斯

○天不能無意乎斯世必有所以為世道計者天也才

以為斯世必有所任世道之責者世將有非常之大事天必生希世之異才蓋微是才無以任是事氣數之事雖聖明世亦有之而異才出焉熄雲燄於塗炭妥幽濤為澄流此豈非天意乎春少嘗論上天好生之德人未易知而可知者其生物天為斯世之意人未易知而可知者其生才天其不亦易知乎吾觀天之生物而知天之好生者無時而或息觀天之生才而知天之為斯世者亦無一日而或忘也

○天下事小者易為而大者當力之不及人有笑談揮霍處大事如小者矣然世不可多得故春嘗占於人之口大言之無功不如小言之有實而無媿嘗占於人之

職任人任於其身而尸素焉不如小任於其身之能舉  
職也嗟夫人能不其大言是為審已量力不覬覦大職  
是為安分世之人使盡知是行掩其言德浮其食天下  
其有不洽乎昔我孔子始仕司會計主牛羊不以爲卑  
軻氏謂孔子爲貧而仕春曰非也孔子至聖也不卑是  
任蓋將以教天下後世耳天下後世寧復有孔子而委  
吏乘田之任則人徃徃羞之何哉世之人有不安畝畝  
者於此宜少自思矣

○前輩畸人碩士身不庸于時胄不顯于世鬱其積而  
不得施終於淪落而萬分一不獲以自見者豈天其遺  
之乎時已過矣世已易矣而乃一旦其後之人崛興焉

追考其所自出其行誼之美聲名之光乃有高官膺任  
豐資厚祿身享之人所媿歎而莫與比者天豈其終遺  
之乎春嘗觀諸農田田美可感易而地力難繼若弗爲  
歲計所穫將益微田有水可稱稻於五穀美而晚實  
而水源有限節若挾弗蓄源將涸秋旱何恃而晚實之  
稻將不可冀誠使良農於此間歲而易而易必冀以休  
養其地力水不時洩遠苗垂稿而一灌之源深流長足  
以待晚穫且十倍嗚呼其理如是天之於人何以異是  
理然則謂天無意於斯人可乎嗚呼是有人事存焉  
○劉靜脩曰天生此一人而一世事固能辦也蓋亦  
足乎已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

善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菜蕒以治氣魚鱉黑螺蜆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不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而彼有希賢才於異代歎斯世之無人者豈足與論用人之道邪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天子諸侯卿大夫不仁而不能保其四體者有矣未有士庶人不仁而以善濟者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近在其身遠在其子孫

所曷戒之哉

○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之說先發制人後即為人所制之說也禍賊險心借以傾覆人家國多矣春為之說曰慮人之負國則寧我負人可也先發可也慮我之負人則寧人負我可也後應可也

○任子胥進伯嚭誣子胥殷景仁引劉湛湛卒抑景仁韓愈為李紳紳卒詆愈李德裕起牛僧孺僧孺卒排德裕寇準任丁謂謂卒陷準王安石用呂惠卿惠卿卒毀安石呂大防厚楊畏畏卒叛大防張浚趙鼎舉秦檜檜卒害浚鼎小人之不可信如此

○陸子靜門人某來謂朱梅菴常裹頭巾洗面梅菴謂



其門弟子曰事至於過當便是偽昔漢和洽告曹操有  
言占之立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  
矣斯言也已經大儒印證世之欲觀人者可無考其實  
乎

餘冬序錄卷三十一

